

荔園之憶

蔣君章

——黨史會史料庫滄桑

荔園是一個小地方，也不是一個著名的地名。但是中外近代史學者，對於中國國民黨史庫，知道的人着實不少，前往這座中華民國開國史料唯一寶藏來搜集資料的也大有其人。實際上黨史會原來的史庫，就在荔園，荔園之名被史庫之名掩蓋住了。我知道黨史會有一個在南投鄉間的史庫，也知道草屯有一個荔園，但也知道這兩個名詞是一個地方，直到民國五十年，才弄清楚。

編文獻入史庫居住

我知道荔園之名甚早，是由狄膺君武先生告訴我。狄先生自稱平常老人，其時，擔任黨史會副主任委員，主任委員是羅家倫志希先生。平常老人每到暑熱天氣，常歡喜住到鄉間避暑，他留給我的通信處是草屯荔園。他是一個非常風趣而風雅的人，荔園又是一個引人羨慕的名詞，因此，我推想這個地方，一定是風景優美之區而嚮往不已，但也無法前往觀賞。機會總是得到了，中華民國五十年初，中央成立五十年開國文獻編輯委員會，陶希聖先生任主任委員，羅家倫先生任副

主任委員。陶先生約我談話，要我對這個會多負一點責任，我當然義不容辭。臺北市區暫租一家民房的三樓，幾乎每個星期都有一次集會，研究開國文獻的內容。由於陶先生的吩咐，我也每次到會，提供一些應該注意的事項，與會人士發言踴躍，但是還沒有完成具體的計畫。到了六月，羅先生着急了，他向我說：「這部書是要在雙十節出版的，你是總編輯，你怎麼還是稀鬆平淡，提不出內容綱要和進行步驟？」於是我知道我在會中的職務，急急忙忙細讀了「國父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第三講，擬定這部書分上下兩編，上編是講革命運動的發展，下編是講革命運動推翻滿清的成功；內容完全是資料的有系統的安排，不寫文章，不作結論。其時中共已經出版一部叫做「辛亥革命」的六巨冊的書，強調辛亥革命是由於農民暴動；因此，我的構想，不和中共作正面的辯正，而用正確的史料，讓讀者自作比較，自作結論。這部書是具有文化鬭爭性的，但絕不露鬭爭的痕跡，也絕無宣傳的意味。在我的計畫經過同意後，我要求到史庫一行。羅先生立刻同意，而且慨然和我同去。他約集史庫同仁，一一

爲我介紹，還導引我參觀了全部的史庫，指定高同志與我配合，爲我調閱所需的資料，把他的主任委員會室作我下榻處，他說：這個臥室兼辦公室完成後，他還沒有住過，我是住進這個房間的第一人。我十分感激他對我優待。他還吩咐工友，指定一人伺候我起居，指定另一人爲我供應伙食，他自己便到北溝的古宮博物院轉回臺北，我在那裏第一次住了一個月，以後三年中，我常去史庫，住一個月、半個月不等。其初，我祇認爲我任的是史庫，還不知道這便是荔園。

草屯鄉間洪家大院

史庫的位置，真可以說完全是鄉間，只有泥土氣，書卷氣，毫無城市的煩囂，久住臺北的人，到了這裏，真是如入仙境，精神上有說不出的愉快。

史庫距草屯大約還五、六里，自草屯折而南行，經過一個小市集新莊，折向東南，大約二里，就是史庫所在了。中間完全是稻田，只有左邊有一所廟宇，規模不大，也不知道祀何神聖？新莊一帶住戶，極大多數是洪姓，史庫原稱洪家大

中外 雜 誌
院，由黨史會出資連附近的田地都買了下來，作
疏散之用。因此，史庫房屋分新舊兩部分，新的
史庫是鋼骨水泥的洋房，有假三層樓，三樓外還
有寬大的屋頂，是用臺式紅鋼方磚鋪成的，顯得
不調和。我看了，呆了一下，羅先生向我解釋：
舖紅鋼磚，用水泥嵌縫，如果遇有地震，不如水
泥易於龜裂，我才恍然其設想之周密。大門與新
史庫間，有一個圓形水池，中有假山石，有荷花
，也有魚類，富有園庭之勝。

荔 園
舊史庫就是洪家大院，是一座相當寬廣的三
合院。正棟中間是大客廳，廳的上面，築有一座
閣樓，並無門戶，所置的都是洪家的祖宗牌位，
右側是藏書室和辦公室，左側第一間是秘書人員
的辦公室，其時秘書及總務人員都在臺中辦公，
實際上是一間僅有桌椅的空房。再過去是羅先生
的臥室和會客室。臥室中除辦公桌和床舖；兩側
沒有長條木板，分上下兩層，成爲做學問的參
考書陳列之處，富有學術的佈置。兩側廂房，在
主任委員室前的三間是空屋，作招待外客之用，
就是狄先生避暑的住所。對面則爲地方報紙的儲
藏室。抗戰時期，西南各地報紙，都裝合訂本，
儲藏在這些屋中。西南的地方報紙，恐怕只有這
裏存有一分了。兩側廂之間爲一大院子，院外則
以圍牆與外隔絕。牆外與正房之外，都是參天大
樹，有白蘭花與桂圓樹等，而尤以荔枝樹爲多。
因此，我懷疑莫非已住在荔園了。一日清晨，我
向右方的道路散步，看到側廂盡處已近稻田，似
有個不大的門，門上有一方泥金匾額，趨視之，
則赫然荔園二字，這才恍然大悟，原來史庫就是

荔園。

綠野孤島庫中日月

荔園的最佳環境，就是清靜二字。附近雖有
鄉村或散居的民宅，但距離尚有一、二里路不
等，可以說是綠野中的孤島。那時候，我的健康
很好，定出自己的作息時間：清晨起床，盥洗後
，在附近散步，七時回庫，翻資料目的，把我
需要的資料，酌錄下來，請高同志爲我查檢。早
餐後，略爲休息，檢閱資料，辦公人員也陸續到
來，史庫的人便多了，但各忙各的，並無喧嚷之
聲。爲了五十年開國文獻，史庫同仁，已有若干
準備，這些資料，當然也都送給我，在翻閱之列
。午後，小睡片刻，繼續工作，晚飯後再作散步
，七時以後至深夜一至二時，是我工作最有效率
的時間。白天每工作兩小時，即在樹陰下散步。
每日工作時間，常在十二小時左右。

我起草內容綱要的時候，存有一個原則，那
就是我們的開國文獻，決不能較中共的「辛亥革
命」寒儉。但時間已經到六月分下半月了，怎樣
完成雙十節出版的任務？這簡直是不可的事。因
此，我決定先出武昌首義一冊，以應時景。所以
我先檢閱黨史會同仁所編的資料，發現蔣永敬先
生編有武昌起義一稿，翻閱之下，深覺條例分明
，對武昌首義的經過，已具輪廓，而且也是資料
的累積。因此，我和永敬長談一次，把我的意見
告訴他，並且就利用他的底稿爲藍本，加以補充
，請他幫忙。他贊成我的意見，並且樂於相助。
於是，我把應該補充的地方，和他商定一個大概

，把補充資料找來，請他先行工作。但這是我個
人的意見，不知道文獻會是不是同意？我有返回
臺北請示的必要。我和陶、羅兩先生說明我在荔
園工作的情形，發現只有先出武昌首義一冊，才可
向社會交代。兩位先生同意我的建議，並且決定
：凡稿件之可以攝影者，移臺北辦；不必攝影者
（其時複印不發達），在史庫招人抄寫。於是，
我又匆匆回荔園去了。

我第二次到荔園，又住了一個多月。那時候
的荔園，白天真是熱鬧多了，臨時招請來的抄寫
人員，少說也有二十來位。我除了檢閱需要補充
資料需要抄寫的，要他們抄，可以攝影的留下來
，準備帶回臺北去，還不時要查看抄寫情形，這
是論件計酬的工作，無須防他們偷懶，而是需要
查看他們有沒有前後脫落、上下接不起来的流弊
，我也乘此機會，自己休息一下。

在我第一次留在荔園工作時，所苦者是一種
小黑蟲子，被它咬上一口，癢不可耐，因此兩隻
膀子，搔得瘡痕滿目。但在我第二次去時，桌子
上便多了一盤蚊蟲香，工友說：這是羅先生關照
我的。招呼得這樣周到，就是賣命也是心甘情愿
的了。

清靜寂寞僅隔一線

在這一次留住期間，夜間還不感到寂寞，因
爲前面有夏先生住着，後面有高先生住着，斜對
面還有一位軍中退下來鍾同志，其後，夏先生首
先成家，搬出去了。又後高先生也成家，也搬出
去了。最後鍾同志也成家搬了，只有最前面的號

房同志因為職務關係，選住在那裏。偌大一間院子，只住着兩個人，相去還相當遠，彼此照應很難。我是過夜生活的人，等我要休息的時候，總在午夜一至二時，伸個懶腰，準備就寢，那時候便有寂寞之感了。至此，我才理解清靜和寂寞只隔着一條線。當你埋頭苦幹時，你需要清靜；當你需要休息時，過分的清靜，便成了寂寞。其時明月滿地，叢樹遍天，既無唧唧的蟲聲，亦無遠遠的鷄鳴，萬籟無聲，沉寂便發生了重大的壓力，幾乎透不過氣來。其時，做我唯一伙伴的是躺在

我窗外的一隻黑犬，足以聊慰我的孤寂。可是，當我最後去的一次，連這隻黑犬也不見，只有白蘭花香伴着我了。但是隔一間的中堂中，洪氏祖先牌位依然存在，這真是「與鬼為鄰」了。我曾冥想過萬一洪氏的祖先向我與問罪之師，責備我為什麼占據他們的房屋？他們說的閩南語，我說的是江蘇官話，意見不能溝通，將百口莫辯。既而一想，洪氏是大戶人家，亦通漢文，我們還可以寫出來溝通意見。既而又一想，世界上只有鬼怕人，那有人怕鬼的道理？如此一想，便安然入睡了。

這隻個兒不大的黑犬，曾經伴過我多少深夜，解去我多少孤寂，我很關心它，因問工友：它到那裏去了？工友答道：「我們養這隻山地犬，不是爲了看守門戶，爲了要它捕捉耗子，這是山地犬的特長。前些時候，它抓到一隻耗子，把它吃了。但是這隻耗子已經吃過農藥，中了毒，它也就毒發身死了。」我深爲它惋惜，但又懂得一項真理。世人往往以「狗拿耗子」來譏刺「好管

閒事」的人。其實狗拿耗子，也不是絕無之事實，真是不經一事，不長一智。這一帶農家並不養犬，就是爲此。

在荔園，深夜打破寂寞空氣的，只有一種，那就是鄉間鐵牛，爲城市中搬運貨物，直到午夜，始匆匆回家。何謂鐵牛？這在我又是一種新知識。原來，我們政府爲了農家節省勞力，以耕耘機分配給他們；但是農地的坵塊太少，用耕耘機，反而不如用牛方便，因此他們利用機器，裝上一輛四輪小貨車，作爲運用，以代牛力，所以稱爲鐵牛。它們狂奔而來，迅速而去，一陣機聲以後，又沉寂如故。這是鄉村特有的景色，都市中絕對聽不到的。

林蔭散步最富樂趣

在荔園，最值得回憶的還有兩件事：其一，樹蔭下散步的特殊風趣；其二，是工作人員的負責與認真。

在白天，我總有幾次在樹蔭下散步。高大的荔枝樹，枝葉相接，把陽光摒棄於樹枝之外，真是成爲林蔭道。兩行荔枝樹間，都有狹狹的沙土路，踏上去軟綿綿的，既無太陽的炙熱，但有輕風的徐來。走在這種路上，實在有說不出的舒服，幾個來回，把身心的疲乏，驅除得一乾二淨。我每天總要走上三、四次，有時還帶着梳子，在林蔭密處，小坐片刻，欣賞這難得的景色。無怪富有優雅與幽默性的平常老人要常到此地來遊暑了。

在黨史會的組織上，這是不管地區。但是

在史庫的工作同志，每日按時上班，按時下班，從不遲到、早退或缺席。在我常到荔園的期間，只有帕米拉颱風之日，他們都沒有來，這不是例外而是例假，他們管事務的，每一項應用物品，都是準備周全，報章雜誌應該合訂的，都在一定時間找人來辦，從不延誤。當時我需要的每項物品，他們都隨時取來，從不短缺。他們主研究的，坐擁書城，手批目視，只有調卷時才看到他們出門一次，迅速即回，從沒有看到他們聊天、喝茶、看報等事。因此，在這裏造就了不少人才；如現代史專家蔣永敬、李雲漢等幾位先生，如專門研究新疆問題的張大軍先生等，都在這裏熬練出來而在學術界占有相當高的地位的。我真羨慕他們有這樣好的工作環境而又能充分利用他處看不到的資料。就以我來說，這部二十多本的五十年開國文獻的鉅著，也是在五十年至五十二年這一段時間常至荔園而編成的。因此，我又想到人事制度的簽到簽退的所謂科學管理辦法，這裏並沒有簽到簿與簽退簿，而大家的工作成果如此，因知簽到簽退，僅僅在形式的拘束，實際的效果，並不在此類形式。此類形式，誠是不得已而用之。

上面說到過外國現代史學家很注意這個史庫。我在荔園便遇到一位美國學者，中文名字叫韋慕庭，永敬把他介紹給我，我知道他住在草屯的小旅館中，每日來往於草屯史庫之間，帶兩個麵包作中充飢用。我留他吃中飯，他堅持不可，他說：他一面啃麵包，一面還看資料，這種精神，着實使我佩服不已。

荔園成空舊夢難尋

五十三年上編開國文獻完成後，我便不再至荔園，距今已快要二十年了。但我對於荔園的一草一木，仍是嚮往不已。尤其是清靜的環境，豐富的史料，最使我深深的繫念，而以不能作久住

研究，為畢生最大的遺憾。近年，史庫資料，都已遷至臺北黨史會集中。荔園已空無所有，不知變成什麼樣子？舊時在荔園的工作同志，如永敬、雲漢等還能時時遇見，他們也不知道荔園的近況。沈秘書裕民已謝世，楊總幹事毓生已退休，他們本來都在臺中辦公，我到臺中，他們便在車

站迎我，請我在沁園春午餐後，即派車送我至荔園，回臺北時亦然。前月我遇見毓生兄，他已遷居臺北，也不知道荔園的近況，只知道已被台省府所購，不知道那一天我有空，我一定要到荔園重遊一次，讓我重溫昔日在此埋頭工作的舊夢和重蔭密布下散步的痕跡。

中外文庫 之二十二 同光風雲錄

邵鏡人教授著
定價台幣壹佰貳拾元

本書記清代同光兩朝人物，始自曾國藩，殿以袁世凱，共錄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駱秉章、沈葆楨、李鴻章、鮑超、曾國荃、郭嵩燾、劉銘傳、岑毓英、聶士成、劉坤一、劉永福、馮子材、唐景崧、端方、張之洞、翁同龢、黃遵憲、譚嗣同、唐才常、秋瑾、丘逢甲、容閔、詹天佑、王闈運、康有為、梁啟超、章炳麟、嚴復、蘇玄瑛、劉師培、王國維、張謇、袁世凱等七十五人功過成敗及軼聞趣事，內容精彩，篇篇可讀，定價壹佰貳拾元請將書款交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

叢書 南京大屠殺

郭岐將軍著
定價新台幣壹佰元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抗戰爆發，十二月十三日，南京陷落，日軍入城姦淫燒殺，善良同胞慘死者三十餘萬人，係近代史上空前絕後的瘋狂大屠殺事件，前台灣省議員、國軍第四十六師師長郭岐將軍當年保衛南京未及撤出，親身目擊日軍滅絕人性之大屠殺，曾於抗戰勝利後，列席戰犯法庭作證，使南京大屠殺案主兇谷壽夫，罪證確鑿，判處死刑。中外雜誌特請郭岐將軍撰寫「南京大屠殺」長文，連載期間，轟動遐邇，傳誦廣遠，頌應讀者要求，輯印成書並附劉方矩將軍撰「劊子手的下場」及珍貴圖照，二十五開本，穿線平裝訂價台幣壹佰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